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萬花樓 第四十八回 訴冤情賢臣應夢 甘淡泊故後安貧

當下婦人道：“包卿，你乃鐵面無私的清官，審明過多少奇冤重案，只憫我此段冤情，審斷不明白。”包公道：“到底什麼冤情，且細細說來。”婦人道：“我原乃先帝真宗天子西宮李氏，正宮即今劉後。十八年前，吾與劉氏同時懷孕，正值真宗天子與寇準丞相往解澶州之圍，禦駕親征，尚未還宮。我在宮中產下太子，宮娥內監已有知者。過了一刻，正宮劉氏忽又報生公主，誰知就此禍生不測。”包公聽了，想道：若是真情，此是李宸妃娘娘了，便道：“你在宮中何人起禍？”婦人道：“只為正宮劉氏心懷妒毒，與內監郭槐同謀。忽一日，劉氏自抱公主到我碧雲宮來，只言乏乳，要吾乳娘餵乳。當時劉氏假裝美意，懷抱太子，又邀我到昭陽宮飲宴。我即同行，有內監郭槐抱持太子同往。豈知他們早把太子藏過，我也不知他等竟施毒計。後來飲宴已畢，要取回太子，他說，郭槐已送太子先回碧雲宮去了。我並不多疑，回至內宮，有宮娥說，郭槐方才將太子放下龍床，已是睡熟，不可驚他，又用綾羅袱蓋了。我只道是真情，揭開羅袱，要看太子，不料床上睡的乃血淋淋的死狸貓，嚇得我昏了過去。方知劉氏、郭槐計害。是時天子興兵未回，怨海仇山怎生發洩，豈知是夜劉氏、郭槐潑天大膽，又生惡計，謀害於我。即晚放火毀我碧雲宮，幸得寇宮娥通知，盜取金牌，悄悄教我打扮太監，腰掛金牌，連夜逃出後宰門。臨去時說明，太子已付陳琳抱去，並又指點我別無去路，且往南清宮八王爺府中，狄娘娘乃心慈善良之人，定然收匿，且待萬歲回朝，然後奏明此事伸冤。當日心忙意亂，只得依此而行。”包公聽了，連忙又跪下道：“未知狄太後收留否？”婦人嘆道：“我乃女流之輩，自入深宮，從不曾到街衢一行，焉知八王爺府在那方，故尋覓不到南清宮。可憐黑夜中孤身只影，燈火俱無，步行步跌，顧影生疑。忽覺後面似有人追迫，膽戰心驚，暈跌在民家門首。豈料此家是一寡婦，姓郭，夫君上年身故，此婦中年，卻已身懷六甲。當夜救我甦醒，問及來由，我亦不敢說明露跡，偽言夫死，翁姑逼勒改節，不從，私行逃避。此婦為人厚道，收留作伴，後來生下遺腹子，僅得半載，可惜此婦一命歸陰，只得由我將此嬰兒撫育。不到一載，又遭回祿，可憐一物未攜，只逃得性命，出於無奈，遠出京城。後來聞得聖上班師，豈知八王爺上年已歸仙界，未及半載，又聞頒詔先帝歸天。老身自知還宮無望，守此破寨，屈指光陰，已經十八載了。”包公道：“請問娘娘如何度日？”婦人道：“言來也覺悲慘，守此破寨，那得親情看顧，只得沿門求乞，以度殘年，撫養孤兒長大，取名海壽。年交十二，即知孝順娘親，母子相依，實難苦度，幸得他一力辛勤，尋下些小生意度日。不料連年米價如珠，夏天身受蚊蟲毒噬，天寒不得暖服沾身，苦挨苦度，直至今日。近數載雙目失明，若非孤兒行孝供養，一命嗚呼久矣。”言未了，嚎哭起來，嚥喉噎塞，語不成聲。郭海壽在旁聽得呆了。原來我身不是他產下的，嫡母早歸泉世。包公吃驚道：“娘娘，你兒子既已長成，何不教他引你到南清宮去，何以甘心受此苦楚？”婦人道：“包卿有所未知，古言‘畫虎畫皮難畫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’，倘做了蠅投蛛網，欲脫便難了。”包公道：“請問娘娘，當年太子後來怎生著落？”婦人道：“方才說至寇宮女通線來救，我尚未說明。那日狸貓換去太子，劉後差寇宮娥將我兒拋下金水池，幸他不忍加害，奈何欲救難救，幸遇陳琳進宮，始抱太子到南清宮，由狄氏收養數年。後八王爺歸天，先帝班師回朝，頒詔立八王長子為皇太子，故我知當今是我親兒。只可憐母在破寨挨苦，受盡淒涼，弄得雙目失明，母子無依。昨夜三更偶得一夢，只見一神聖自言東岳大帝，言我國今災星已退，有清官可代明冤。我即問清官是誰，神聖言龍圖閣待制包拯，乃忠梗無私清官，教我將此段情由訴知，許我散開雲霧，得見光明。我又問陳州地面，多少官員來往，那知誰是包拯？大帝又言，要知包拯不難，他腦後生成慳月三叉異骨，是以方才摸有異骨，方肯吐露十八年前之冤。若得卿家與我斷明此案，感德如天了。”言罷，淚下不止。

郭海壽想道：可笑母親，既然是當今太後，有此大冤，遭此磨難，對我並不洩出，直到今天才知他不是我生身嫡母。但太後遭此大難，不孝要算當今聖上了。又有張龍、趙虎聞得此言，嚇得魂不附體，俯伏地中，不敢抬頭。包公又請問道：“娘娘，那當今萬歲，不知有什麼憑認否？”婦人道：“何嘗沒有記認？手掌山河，足踏社稷，隱隱四字為憑，乃是我嫡產的兒子。”包公叩伏塵埃，吐舌搖頭，道：“可憐娘娘遭此十八年苦難，微臣也罪該萬死！”婦人道：“包卿言差了，此乃是我該有飛災，若究明此事，斷饒不得郭槐，還要卿家為我表白重冤，雖死在破寨，也可瞑目了。”包公道：“娘娘且自開懷，微臣今日趕回朝中，此頂烏紗不戴，也要究明此冤。望祈娘娘放開愁緒，且免傷懷。”婦人道：“若得大人與我申明冤屈，我復何憊？”包公道：“娘娘，且耐著性等候數天，待臣回朝將此事究明，少不得萬歲也排鑾駕自來迎請。”婦人應諾。

當日包公差人，速喚地方文武官來朝見太後。宮院趕辦不及，須尋座雅靜樓房，買幾名精細丫頭。時當三月初，天氣尚寒，趕辦些暖服佳饌供奉。太後雙目不明，速即延醫調治，若有怠慢，作欺君罪論。兩名排軍如飛分報。太後道：“包卿不必費心，老身久處破寨，落難已久，又有孩兒侍奉，不必麻煩地方官吏。孩兒，且代娘叩謝包大人。”海壽領命上前道：“大人，我家母拜託於你，祈代伸冤。”包公道：“自有老夫擔承。”海壽道：“如此我代娘叩謝了。”包公想道：此人今雖貧民，但與太後子母之稱，倘聖上認了母後，也是一個玉弟王兄了。當時還禮起來，連稱：“不敢當，為臣理當報效君恩。”太後道：“包卿，快些請起。”包爺道：“謝娘娘千歲。”起來立著，細看娘娘發鬢蓬蓬，衣衫襤褸，實覺傷心。丟下龍樓鳳閣，禦苑王宮，破寨落難十餘年，幸得孤兒孝養，實乃聖上救母恩人。

慢說包公思想，眾排軍驚駭，窻外觀看眾民也交頭接耳，都稱奇異。再不想這求乞婦人，是一位當今的國母。一人言道：“曾記前十載到門討食，孩兒尚幼，哭哭哀哀，被我痛罵方才走去。早知他是當今太後，也不該如此輕慢他，果然海水可量，人不可量。”眾人聽了，皆是嘆息，這且不表。

此時來了眾文武官，將閒人逐散，不許羅。只見破寨門首立著包大人，眾官員都來參見，說道：“太後娘娘破寨落難，卑職等實出於不知，罪咎難逃。”包公冷笑道：“老夫道經此地，即知太後在此，可怪你們在此為官，全然不知。少不得回朝，奏聞聖上，追究起來，你們官職可做得安穩麼？”眾官員皆躬身懇道：“大人，格外開恩，卑職等不知太後落難，實有失察之罪，求大人海量姑寬。”包公閃過一旁道：“你等到此，理該朝見太後。”眾官應諾，即於寨門外，文東武西通名道職，三呼千歲朝見。海壽遠遠瞧見，叫道：“母親，外廂許多官員在此叩見。”婦人道：“叫他們回衙門理事，不必在此伺候。”郭海壽跪道：“眾位老爺，聽我家母吩咐，各請回衙辦事，不必在此叩禮。”眾官員雖聽如此說，卻不敢動身，共啟包公道：“卑職等方才奉命，已差人速辦雅室，挑選丫環，預備朝服。”包公道：“如此才是！”忙進內道：“臣包拯啟稟娘娘。”太後道：“有甚商量？”包公道：“臣為國家大事，即要還朝速辦，故拋下賑饑公務回朝。不想偶遇娘娘一段大冤，更不能耽擱，已著地方官好生安頓娘娘，臣即別駕，還望娘娘勿得見怪。臣回朝奏明萬歲，理明此事，即排駕來迎請了。祈娘娘且放寬懷，屈居幾天。”太後道：“我久居破寨，何用奢華？且本地官員政務太繁，有煩包卿傳知眾官，一概俱免，日中不必到來。”包公辭出寨門，傳諭眾官道：“太後吩咐日中朝見問安，一概俱免，以省煩勞。此皆太後仁慈體恤之意，但鳳凰豈可棲於荒草之地？方才我言必當依辦。”眾官連連共諾。包公言罷，即吩咐起程，眾官相送，眾差役一路喝道而去。

不表包公回朝，當有眾官見包公已去，不敢進寨門，只在門外侍候。少刻，有幾位夫人各帶婢女進內朝見請安，請娘娘沐浴更衣。豈知太後也不沐浴，也不更衣，說道：“在寨中居住十餘載，已經慣了，不必你們費心，各自請回。”眾夫人俱覺不安，那知太後執性如山，眾夫人只得退出。又有承辦役人，稟道：“眾位老爺，已經覓了雅室一所，可權為宮院。”豈知太後又說：“破寨久住，不勞眾官多請，且各回衙。”眾官再三懇求，太後只是不允，眾官無奈，只得於破寨前後，立刻喚工趕造房宇。眾官商議，太後不願更衣，只得來求郭海壽，郭海壽道：“既我娘親不願更衣，也非眾位老爺之咎，且請回衙，不然反激惱他了。”眾官無奈，只得聽其自然。太後百味珍饈不用，母子只是恢復淡飯清湯，仍居破寨，丫環一人不用，仍打發回去。

不言太後諸事，卻說包公趕回京中，一進開封府，天色已晚，到了內堂，夫人迎接坐下請安，復問道：“老爺奉旨賑饑，如今

回來，莫非完了公務？”包公道：“賑饑公務，尚未清楚。但本官因國家大事而回。”夫人又要詰問情由，包公道：“國家政事，非你所知，不必動問。”夫人不敢再言，只命人備酒，與老爺洗塵。

欲知包公來日面聖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